



春晓(国画)

吴懿敏

散文

故乡菊花黄

张儒学

秋天，我回到乡下老家，山上那菊花的芳香让我陶醉。

于是，我便走出老屋，径直向开满菊花的山坡走去，我老家后面的山坡和草坪正被菊花点缀着。那些开得金黄金黄的菊花，在深秋的阳光下，黄得更加耀眼，黄得更加逗人喜爱。那在秋风中摇曳着的花瓣，像是在向我点头致意，欢迎我的到来。放眼望去，满眼金波，好一片黄灿灿的美景，有的似隐在盈盈碧透的叶子里，温秀内敛如一个淡若轻痕的远梦；有的似在张扬华丽地装扮，犹如银针展现着它弧形的风姿，美艳脱俗，让人沉醉。

记得这里曾经是集体的农场，那时的农场却是人人向往能进去的，农场里除了种一些桃树、李树、柑橘树等果树外，就是种一些柴胡、白芷、菊花之类的药材，主要是为队里创收。可菊花在这些药材中见效最快，头年种上第二年就开花。也许因为菊花不娇贵，它们的生存能力极强，只要有土壤的地方，这种菊花就能生长，而且繁殖得特别快，那时菊花也是最好卖的。由此，农场的那片山坡上便种满了菊花。

每年秋天，菊花开放的时节，那山坡上到处都是开得金灿灿的菊花，远远地

看去，一簇簇一片片地点缀着山坡、草坪，山野上遍地的金黄，到处都呈现出只有菊花盛开的季节才有的美丽。也是山里最热闹的时候，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这山坡上摘菊花，人们便可以得到摘菊花的人工费，虽然很少，但能挣到现钱。于是，不光是大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来摘菊花，就是小孩放学后也提着篮子上坡摘，摘着金黄的菊花，闻着菊花淡淡的幽香，听着大人们的笑笑声，也和小伙伴一边摘一边打闹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。

也许是由于队上有这么一个农场，人们便利用摘菊花和卖菊花的收入，支撑一些日常生活之需，成了邻村向往的队，更成了邻村姑娘梦想嫁来的队，队里的农场更是成了队里人心中的骄傲。每到深秋，菊花的芳香不光是让全队的人陶醉，也让邻村的人陶醉，金黄的菊花也似乎在人们心中开放，菊花的幽香也点缀着他们的梦境。

后来，土地承包到户后，农场也相继承包，有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，便把菊花和果树挖掉，种上了见效快收效高的葡萄、西瓜等，可生存能力极强的菊花，不管是在土边，或者坎上、石崖缝中，只要有阳光照晒的地方，都照样生长

着，在深秋依然开出金黄金黄的菊花，这给秋天增添无尽的色彩。尽管如此，人们仍旧来摘菊花，仍旧让山上充满着欢笑。

又是秋天，我回到了老家，菊花的芳香依旧点缀着我儿时的记忆。走在山坡上，原来种的果树已被杂草覆盖而多干枯死，到处都显得荒芜起来，只有路边、地头、山坡上盛开的菊花，却让山里多了些色彩。那在秋风中摇曳着的菊花，一簇簇，一丛丛，在阳光下绽放着灿烂的笑脸，似乎让我又回到了童年的记忆中，可似乎再也找不到记忆中采摘菊花时的欢乐，只默默地观赏着菊花绽放的孤独。

我再回头向山下望去，山下那些砖瓦房或小洋房，现在多半已空着，山里人都举家外出打工去了，山下似乎显得空空荡荡的，只有山上开得十分艳丽的菊花，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热闹。这时，我看见一位老人坐在菊花丛中，用手摘下一朵菊花，看了看，又闻了闻，似在回首着什么，又似乎在守望着什么。我没有打扰他，只转身慢慢沿着开满菊花的小道走去，让他静静地感受着这菊花带给他的也许是美好的回忆，也许是长长的期待。

我抬头看看山坡上的菊花，似乎开得格外的灿烂，开得更多的艳丽！

俗词雅解

日常生活中，有些词说起来粗俗，不好听，让人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有一天，卫士小封因公外出，被冷风吹了半天，回来给毛泽东搓背时，冷不防放了一响屁。他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一连声说：“主席，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毛泽东马上给他解围，笑道：“不是屁，是放了气，有气放出来就好。”接着又进一文绉绉的解释：“屁者，气也，五谷杂粮之味也。”小封听后，高兴地笑了起来。1947年10月，毛泽东到陕北佳县调查，看到街上羊肉杂碎摊子，随风飘香，生意红火，吃的人很多。他悄悄地同同行的汪兴乐说：“咱也吃点吧！”汪告知同行县委书记。县委书记说：“这里的羊肉杂碎吃不得，你们看，这锅里还漂着羊粪呢！”毛泽东笑道：“羊是吃草长大，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，煮熟了，吃点也没有关系。”这一雅解，大家都觉得有趣。

自我解嘲

自我解嘲是一种自我幽默，自己对自己开开心。碰到尴尬的事，自我调侃一番，自我安慰，就可自找台阶而下。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毛泽东有一天晚上参加舞会，跳了一场舞后，回到座位上休息。这时，一位工作人员提醒他：“主席，您这只脚后跟后面露出了一片白鞋垫。”他低头一看，笑道：“这鞋垫总在脚板底下压着，见不到光明，怎么能不闹革命啊！”这一妙解，使在座的同志们笑得前仰后合。毛泽东有一根竹拐杖，是在游杭州时用一根竹竿做的，末端绑了块胶皮防滑。他很喜爱这根又省钱、又实用、又轻便的手杖，曾经拄着它游过故宫、山海关、十三陵，与它有了很深的感情。1965年，他在长沙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，胡提出用自己的漂亮、贵重的手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换。毛泽东幽默地说：“不换。你的手杖太漂亮了，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！”他将自己的竹拐杖自嘲为“讨饭棍”，实在是幽默得妙。

眼睛

雾情

苏连硕

又是到了大雾弥漫的季节。这一天清晨，我忙完了自己的活儿，关了机，按惯例，该到外边散步去了。站起身，我的天，好家伙，窗外浓雾封锁了一切，让人感觉混沌、闭塞、窒息。

正从书房走出，妻严厉地迎住了我，下了死令：不许出门，在家活动。

我便窃想，诸多家庭老两口，用得最多的是，不许这，不许那，而最最低值的也恰是这两字。我趁妻收拾的空儿，换了旅游鞋，穿了外套……不巧，电话铃响了。这个点儿，一般是文友打来的。他们知道我这时写作一段落，聊聊天。

这是老同学、诗人王永禄从宝坻打来的。他新出了一本由我给他作序的诗集《夕阳短笛》，前几天给我寄了两本，并十几首新作，征求我的意见。我既先睹为快，又直率地写信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永禄激动地说，要是没有老同学的鼓励，我的笔早就搁下了。

就在我们聊得起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妻蹲下，将鞋带利索解开，将鞋麻利地脱掉，并且给我换上棉拖鞋了。我无心顾及这些，只是全神贯注地融入诗境，揣摩诗意，斟酌诗句。最后，永禄给我朗诵了新写的《雾》，我一下子记住了：“一首耐人寻味的/朦胧诗。”最后老同学嘱咐我道：“雾太大，千万别出去。”我说：“不出去，怎么读朦胧诗？”

电话挂了，妻又过来严肃地说：“你听我一回话。你也不是不知道大雾对人体的危害，为什么还非要出去呢，你还写《听人劝，吃饱饭》，为什么不听我劝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是写给别人看的。我是写一套，做一套，言行不一的两面派。”说着，不顾妻的阻拦，执拗地夺门而出。

早饭，闷头相对。我警妻，宽默默无语两眼泪。显然，妻在生我的气。这时说什么也不管用。只有偷偷地干我最不愿干的活：刷碗。妻说：“弄这个没用。你太拿我不当人了。这是一次教训。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管你。看我有没有记性……”

上午，无事。各抱一台电脑，我在书房敲字，妻在卧室玩游戏。我在快捷地敲着我对于苍天的祈祝：“雾霾可以封住我的呼吸，千万不要窒息我的思维与联想。”先是给妻读了，然后给老同学发过去了。一个没言声，一个击节赞赏。

下午，刮起了西北风。友人寄来了他的画作。我要去邮局取。待出门，妻拿了件毛衣追过来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赶紧乖乖地穿上这件保暖毛衣，夺门而出。一边穿，妻一边帮助袖、袖。心暖不暖。

路上，我想：相濡以沫的老妻也是说了不算数的两面派呀。

写在冬天

李祖鹏

从一个节气算起
他已经走在了冬天的原野
世界安好
孤独的心
怕一场雨后
足迹凌乱的世界
你还不来

每一滴泪
都是岁月沉积的誓言
被他安放在
心海荒凉的暗礁
雨中曲
整个秋天，他都在想你的名字
想你的故事里怎样穿插他的故事
叶落了一夜又一夜
他的心也疼了一夜又一夜
疼痛的心
怕一场雨后
足迹凌乱的世界
你还不来

古籍

古籍的体例

王道清

古籍各有体例，比现代书籍复杂得多，我们阅读古籍时不能不知道它的体例规范。诸如：

作者：远古的书一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，如《诗经》三百篇，绝大部分是无名氏所作。先秦以及后来的书名常题某子，其中一些是后人将同一学派的著作汇集到一起，署其学派代表人物的姓为书名。汉代以后，作者署姓名多了，有的连字号、籍贯、官职、封号、爵名和著作方式都标出来，如《曹子建集》署名“魏陈思王曹植撰”。魏表示年代；陈是封地，曹植曾被封陈王，思是他的谥号。也有自己的古书署别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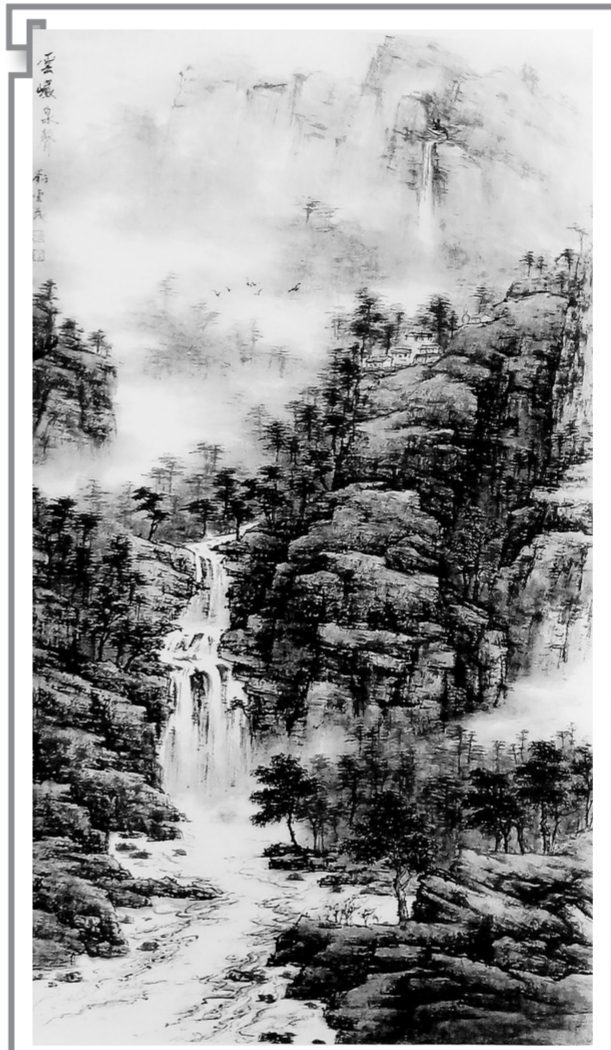
书名、序和目录：古代的书名有作者自取名，也有后人将单篇汇集册时加上去的。古人取书名，如《周易》中首句二三字为书名；或依书的内容取名；或以字、号、籍贯、官爵、谥号、年代和书名等命名书。如《清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聊斋是他的书室名。古书的序，或写作“叙”，有作者自己写的，叫自序，也有别人作的序。

篇章：古书怎样分篇章？有的因内容不同而分内外篇，如晋葛洪的《抱朴子》。有的因篇章繁多而分上、下篇；还有的因文章气势不同而分上、中、下三篇，

如贾谊的《过秦》。

注释：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，各有特点。例如：“诂”，就是用当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的语言，或用普通话解释方言；“训”，是用通俗的词语解释难懂的话语，如《尔雅》有《释训》一篇；“传”，即传述的意思，如左丘明以《春秋》为提纲所作的《左传》；“说”，解释的意思。如《论语》有《齐说》二十九篇；“记”，其作用接近“传”和“说”，如《五行传记》十一卷；“注”，就是解释古书，如《吕氏春秋注》；“解”，分析的意思，如韩非的《解老》，就是解释《老子》一书；“笺”，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笺，如东汉郑玄写的《诗笺》，引申毛公的《诗传》又不与其相杂；“章句”，在训释词义之外，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，如《公羊章句》三十八篇；“集解”，即各家说法的总汇，如《论语集解》；“义疏”，和集解很接近，如《论语义疏》，盛行于南北朝；“正义”，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，盛行于唐代，如《五经正义》。

还有个特殊的禁忌叫“避讳”：古籍中的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书名甚至物名，常因避讳而改动。其避讳涉及的范围广，种类也很多，如唐高祖名渊，有的书改陶渊明为陶泉明。



流水潺潺(国画)

刘金茂

新书架

《自由之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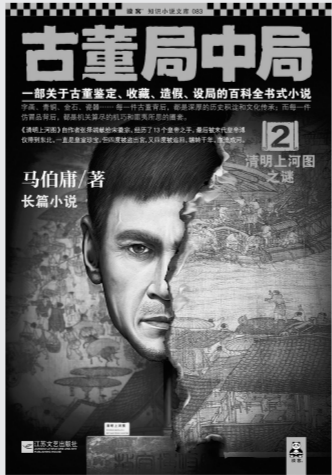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20世纪后半叶的在合知识人》

龚依文

以胡适、傅斯年、蒋梦麟、梅贻琦、雷震、于右任、殷海光七位大家在1949年移居台湾的前因及此后在台湾的境遇为主线，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历史与文化解读。本书在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勾勒出七位知识人的命运剪影，透视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下一代知识人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。

作者时而以亲历者的身份揭示或还原历史真相，具有资料性、可读性、现场感。

连载



马宝彬 著
长篇小说

“喏，那是那个瓷器。”黄烟烟递给我一包碎片。

我一看就知道，这就是素姐托我送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。他们两个之间，一定有什么难以解开的纠葛，才能让黄克武精神如此坚韧的人，都遭受了重大打击，连这么个小东西都拿不住。

病房里不能待得太久，我叮嘱了烟烟几句，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刘局和方震已经率队抵达，我得先跟他们会合。

我走出玛丽医院大门，一路思考着该怎么筹划下一步行动。这时从左边马路上冲过来一辆面包车。它速度很快，我连忙向后退了半步，没想到面包车在我面前一个急刹，侧门一拽，从里面冲出来三四个戴着头罩的家伙。我猝不及防，被他们一下子拉上车，随即眼前一片漆黑，大概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头。

我听到车门“咚”地一响，然后车子开始疾驰。我挣扎了几下，脑袋上突然挨了一记，随即不省人事……

46.素姐与黄家掌门的恩怨情仇
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。我的双

手被绑在一把破旧的不锈钢椅子上，头顶是一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泡。

屋子外进来两个人，我定睛一看。进来的人一老一少，老的是王中少，少的是钟爱华。

钟爱华道：“许大哥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所以话不妨明说。只要你交出那张残片藏得十分小心，他们不可能找得到。”

我心中一动。我猜钟爱华趁着我昏迷时已经搜过我的身体。但我把那张残片藏得十分小心，他们不可能找得到。

钟爱华见我说话，重新蹲到我面前，双眼盯着我：“许大哥你对五脉的催眠，了解得还不深呐。”他抬起手臂，打了个响指。门外一位戴着墨镜的老妇人被人搀扶着走进来。钟爱华小心地搀扶着她的胳膊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外婆，您小心点。”

钟爱华管素姐叫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素姐道：“还是从豫顺楼那一战说起吧。我想你东奔西走了那么久，对那一战多少也有点了解了吧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1945年，五脉派黄克武南下郑州，重新收拾河南古玩界。他到了郑

州，河南当地几家最有名的古玩店铺联手，在豫顺楼设下赏珍宴，想一打退黄克武。却不料这七家里却出了一个叛徒……当时七家之中，以梅家的势力最大，梅掌柜有个小女儿，叫梅素兰，不知发了什么昏，喜欢上了那个叫黄克武的臭小子。梅掌柜为了准备豫顺楼一战，和其他几家掌柜筹划了很久。结果就在开宴前夜，梅素兰把所有的设置，偷偷全告诉了黄克武。黄克武允诺河南平定之后，就带她回北平成亲——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变故横生。七家大铺眼看抵挡不住，居然从开封请来一位阴阳师，要跟黄克武斗一场刀山火海。并拼到最后，阴阳眼亮出一幅宋徽宗真迹《及春踏花图》，阴阳眼就这么坐在火炉上，面不改色地一段段切碎。黄克武没料到他会如此决绝，自认做不到这点，只得认输。”

我听得额头上全是汗，事隔几十年后，我似乎都能嗅到豫顺楼三层上那一股肉肉烤焦的味道。

素姐道：“黄克武认了输，这趟河南就算是白来了。可这个人，却把失败归咎给梅素兰，认为她故意隐瞒阴阳眼的事，引他人彘。梅素兰没想到

我顾不得问他是怎样找来这里的，赶紧起身，跟他一起朝门口跑去。这时门外传来大声呼喊和杂乱的脚步声。看来百瑞莲不只放了一个守卫在这里，刚才的枪声，惊动了更多人。药不然骤然停下脚步，左右看看，走到窗边，飞起一脚，那面锈蚀的窗框轰然倒地。

药不然探头出去，对我说：“门口不能走，从这里跳下去。”

“这可是七楼……”

“相信我，跳下去！”药不然喝道。

我不知从哪儿生出的勇气，二话不说，纵身从窗户跳了出去。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片垃圾堆中。药不然也跳下来，我们两个挣扎着起来，试图从这个垃圾山上爬开。

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立体迷宫，几栋铅灰色的大楼之间被无数管道相连，密布着数不清的通道和招牌，高高低低的棚户和垃圾山填塞其间，错综复杂，让人眼花缭乱。除了污秽的灰褐色和惨白色，其他颜色都被侵蚀殆尽。几缕阳光从天顶垂下来，仿佛这已是上天恩赐的极限。